

RESEARCH OF
COSTUME DISCOURSE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服饰话语与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任湘云 著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和文学门类，小说是人关注自身生存的产物，是对自我生存及感受的象征。它在现实的表象世界之上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升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小说彰显了人生丰富而普遍的真实意义，引导人们以更广的眼界、更诚恳而又敏锐的心态，去认识古今人世变迁的面貌，去品味历史创造的意义与价值，去发掘生命存在的诸般感受。服饰同小说一样，是人的创造物，是人关注自身存在的产物，表征着人与自己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人际环境之间相互激荡、投射等诸多生存样态及其流变。从功能上看，服饰以其具体、实在的形态在完成遮蔽体任务的同时，却更多地表征和承载了人类的精神欲求，传达着人类与其生存世界丰富、复杂的关系和独特的生存体验。服饰与人的身体紧密相联，往往被视为身体的延伸，既是身体的饰物又是身体的一部分，并在很多时候取得了与身体等同的地位，成为身体的喻体。因此，它对人类生存的表征功能是无可替代的。

它既然是身体的延伸，在表征人类生存处境和生存感受这一点上，小说和服饰具有了共同点和契合点。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关于服饰的话语，这些文学作品关注和审视服饰，探寻它所表征的人类生活，构建和传达作者关于人生的感受、理解、理想和意义世界。小说和服饰就这样链接起来了，它们之间的互文关系也因此而得以确立。

在人们初次的沟通都是通过服饰传达信息，人们在各种场合还未与你交谈之前，通过观察你的穿衣打扮，就已经可以判断你的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甚至你的职业、出身、个性、思想、见解等。当然，这种判断未必能做到完全的准确无误。也许人们无法将观察到的结果转换成文字，但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牢牢记在心中，而你也会用同样的方式评价周边的人们。此从实际上，人们早已将服饰是当作一种语言了。巴尔扎克在《夏娃的女儿》(Daughter of Eve, 1839)一书中认为，对女性而言，事实上，人们早已将服饰是当作一种语言，一种象征，一种象形。

法国的结构语言学家罗兰·巴特曾说：“一切文学已成为镜子的理论，一些社会科学与我们对话，时装也是一种符号化的语言。”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服饰话语与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任湘云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周婕舒
责任编辑:吴雨时
责任校对:楼 晓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服饰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 任湘云著. —2 版.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614-4904-2

I. ①服… II. ①任… III. ①小说—人物形象—服饰
—描写—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1671 号

书名 服饰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著 者 任湘云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904-2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8.25
字 数 21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 www.scupress.com.cn

目 录

绪言：尝试一种谈论文学与服饰的方式	(1)
1 互文本：小说与服饰	(8)
1.1 作为符号的服饰	(8)
1.1.1 何谓服饰	(9)
1.1.2 服饰：作为一种语言符号	(11)
1.2 互文性：文学对服饰符号的引用与建构	(19)
1.2.1 互文性理论与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	(19)
1.2.2 被注视的服饰与服饰的文学化	(23)
1.3 服饰与小说的现代性叙事	(28)
1.3.1 服饰与现代性	(28)
1.3.2 小说对服饰现代性的引用	(35)
2 凸现与隐匿：被叙述的服饰	(40)
2.1 服饰话语与服饰想象	(40)
2.1.1 实存服饰与服饰话语	(40)
2.1.2 服饰话语与服饰想象	(41)
2.2 文学意向化的服饰	(43)
2.2.1 注视：精雕细刻	(44)
2.2.2 写意：略貌取神	(44)
2.2.3 重现：反复书写	(45)
2.2.4 仅被谈论的服饰：人与服饰分离	(47)

2.3 挣脱语言束缚：自己“说话”的服饰	(49)
2.3.1 服饰的象征意义	(50)
2.3.2 服饰叙述者的潜意识	(52)
2.4 乱象：迷乱的与意义含混的服饰	(53)
2.4.1 乱象之一：文本中人物服饰的混乱	(54)
2.4.2 乱象之二：叙述者的迷乱	(55)
2.5 空缺的叙述：按常识想象的服饰	(57)
2.5.1 命名	(58)
2.5.2 身份、阶层	(59)
2.5.3 场景	(60)
 3 都市体验与服饰想象	(62)
3.1 服饰审美意识的现代性生成	(64)
3.1.1 华洋杂处与服饰西风东渐	(64)
3.1.2 民国初年以西方服饰为蓝本的服饰改革	(67)
3.1.3 现代教育对欧美文化的崇拜使现代作家的服饰审美观念西化	(68)
3.2 服饰的欲望化叙述	(82)
3.2.1 服饰与性幻想	(83)
3.2.2 性感的袒露	(90)
3.3 新感觉派小说家对都市服饰的心理透视	(105)
3.3.1 服饰感觉的流通	(109)
3.3.2 服饰注视中的性聚焦	(113)
3.4 华服美饰下的苍凉：张爱玲对都市人生的女性视角	(119)
3.4.1 “生命是一件华美的袍”：张爱玲独特的服饰体验	(120)
3.4.2 暴露阴暗人性	(122)
3.4.3 展示苍凉人生	(126)
3.4.4 服饰符号的创造性运用	(128)

3.5 《围城》：揭开都市知识分子的假面	(130)
3.5.1 暴露知识分子人性的虚伪	(132)
3.5.2 揭示学者专家思想和行为的浅薄庸俗	(134)
3.5.3 批判留洋学生的道德沦丧	(138)
3.6 表现与批判：老舍小说中的北京市民服饰叙事	(140)
3.6.1 都市社会底层贫民的“诉状”	(141)
3.6.2 北京市民的人格漫画	(149)
4 贫困与诗意：乡村服饰的多元景观	(155)
4.1 乡村服饰的嬗变	(156)
4.1.1 晚清西方服饰的渗透	(156)
4.1.2 民国初年政府推行服饰改革导致乡村服饰巨变	(162)
4.1.3 现代都市服饰对乡村服饰的巨大冲击	(168)
4.2 贫困：乡村服饰的核心意义	(177)
4.3 诗意图象：城乡对峙中的乡村服饰	(187)
4.3.1 具有灵异色彩的服饰	(188)
4.3.2 朴野之美：在与都市对峙中呈现	(191)
5 繁复的意象：红色根据地的服饰	(199)
5.1 服饰描写的意识形态化	(203)
5.2 服饰与战争、劳动的特殊链接	(207)
5.2.1 为了战斗的服饰	(208)
5.2.1 劳动美学的胜利	(217)
5.3 注重精神性：超越欲望的服饰描写	(221)
5.4 丁玲小说中多重视角的服饰话语	(226)
5.4.1 军服赋予政治身份但掩盖身体特征，成为政治 隐喻	(227)
5.4.2 服饰邋遢与生存苟且	(228)
5.4.3 美丽服饰与落后思想行为构成反讽	(230)

5.4.4 地主婆的外表光鲜与内心阴暗	(230)
5.4.5 发掘农民的服饰美：粗布衫褂中的朴素、健康	(232)
5.5 对红色根据地小说服饰叙事的反思	(234)
结 论.....	(240)
参考文献.....	(247)
后 记.....	(252)

文明社会中每个人都离不开服饰。服饰与文学一样，都是人们心灵、思想乃至整个存在的表征。

绪言： 尝试一种谈论文学与服饰的方式

希伯来人的《圣经》上讲，上帝耶和华先后造出了亚当和夏娃这对男女，让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伊甸园。后来，由于蛇的引诱，夏娃和亚当违背上帝的禁令，偷吃了善恶树上的智慧果后，立刻变得心明眼亮，“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①这个故事历来有很多种解读，但从服饰的角度，则可以理解为：人拒绝了上帝的控制，具有识别善恶的智慧和能力，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也就同时开始创制和穿戴服饰了。严格说来，服饰的历史要比文学的历史早得多。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的身体就是服饰的身体，社会世界是服饰的身体世界。

服饰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而且根据许多人类学家的说法，所有的人都以某种方式给身体“着衣”，如通过衣服、刺青、化妆或者其他身体绘饰的方法。换言之，没有一种文化会听任身体一无所“饰”，凡是文化，总要给身体增加一点什么，总要对

^① 《旧约·创世纪》，《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第2~3页。

身体进行梳妆打扮，以提高它的吸引力。在几乎所有的社会情境中，我们都被要求着衣出现，尽管服饰的构成，会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即使在同一种文化内部，服饰的概念也有所不同，因为所谓合适的服饰，取决于情境和场合。服饰的文化含义无处不在，甚至也渗透到我们可以裸露的那些场合：什么时候跟什么人在一起我们才可以不穿衣服，这都有严格的规定。尽管在一些场所，特别是在家庭的私人空间，身体可以不用穿衣，但是公共场合几乎总是要求我们必须给身体穿上合适的衣服，在一定程度上，肉体的故意招摇，或者在公开场合粗心大意的暴露，都是有碍观瞻的。与环境格格不入的身体，蔑视文化习俗的身体，出门穿不合适衣装的身体，都是对基本社会规则的破坏，是要冒着被排斥的危险的。服饰无所不在的事实表明，服饰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个体和非常个人化的着装行为，是在为社会准备身体，使身体合乎时宜，可以被接受，值得尊敬，乃至可能值得欲求。穿合适的衣服，展现我们最好的一面，我们就会感到安闲自在，反之，若在某个情境中着衣不当，我们就会感到尴尬、不对劲和脆弱。因此，服饰既是身体的私密性经验，又是身体的公开表达。^①

服饰文化流变过程中蕴含着民族性亘古的延伸和变化，同样也负载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成为一种时代话语，即服饰表现出一种理念，一种思维，反映着特定时代人们在精神上的潜在追求。正如莎士比亚所言，“衣裳常常显示人品”，“如果我们沉默不语，我们的衣裳与体态也会泄露我们过去的经历。”^② 在服饰上，有的人屈服于环境，随波逐流；有的人藐视环境，处处奇装异服。用服饰表现自我，穿出的是情绪，是对生活的认知态度，这是由服饰与人的特殊关系决定的。在文明社会，人的太多内涵需要通

^① 参见（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郜元宝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② 转引自梁实秋《衣裳》，《梁实秋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过服饰来表达、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服饰具有比语言更明确、更直观地显示人的存在的能力。服饰在表达人的存在状态上的直观性、明确性和可操作性，使它成为从古至今人类最为常用的自我表达手段。这也使服饰承载和传递了丰富的人类生存信息。还必须提及的是，服饰穿戴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功能，就是调节个人与外界的关系，因此，它对个人在社会中所感受到的与之相关的社会力量具有暗示和反映作用。在我们看来，服饰就是各种物质生产技术和各种社会力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家庭）对人产生影响的综合性结果。同时，服饰也反映了个人身体或个体生命受到社会关注、重视的程度，既可以看到人类思想和心灵获得解放、自由的程度，也可看到个体生命、欲望遭受压抑、禁锢的程度。在我们的社会，穿衣打扮并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规范作用的结果，它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秩序的要求，这是社会中每个人的必然命运。借助社会服饰规范，使自己获得社会中行动的相对自由，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实现自己的目的，成为每个人着装的基本目标和重要原则。

文学是人类关于自己生存世界的想象，描述着人对生命存在过程中的感受、体验、情绪、意志、欲念，等等。这个想象的世界已经不再是赤裸裸的野兽的世界，而是文明的世界。文学中的服饰只是一种表意符号，是对服饰所具有的表征意旨的挪用，并且通过突出和强化特定服饰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表征意旨，反映着装者的生存处境、情感、意志、情绪、欲求等诸多方面。服饰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以真实地反映人类广阔的社会生活为特色的小说对服饰这个表意和叙事元素自然是极为倚重的。研究表明，小说借用、拆解了服饰丰富而强大的表意功能，而服饰因为进入小说，被一种独特的眼光注视，就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独特的意义。我们常常惊讶地发现，一些常见的服饰在作家的笔下竟然变得流光溢彩，充满诗情画意，传达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思想和精神内容，发挥着出人预料的作用。

当然，读者也会经常读到鲜于描述服饰的小说，甚至只字不

提人物服饰的小说，但没有谁会认为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是在赤身裸体的情境下活动。当这些小说文本被改编成电影、电视或者其他可视性的读物时，人物的服饰就会按照作者为他派定的社会角色穿戴，以显示“这一个人”当下存在的历史和现实依据，这样，服饰沟通了人物个人的历史存在和现实存在的关系，并为其将来行为和命运设下伏笔。

服饰承载了人类太多生活的信息，没有理由不成为以反映人生存为目标的小说关注和表现的重要对象。在不少优秀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服饰话语。比如，鲁迅在他的小说、散文和杂文中有很多地方都把服饰作为重要的内容进行表现和谈论，留下了很多至今仍发人深省的经典服饰话语。他为中国现代文学所创造的著名人物形象：孔乙己、阿Q、祥林嫂和闰土，其服饰形象都是作者精心设计的，达到了穷形尽相、呼之欲出和让人过目不忘的效果。茅盾常常在小说中通过服饰雕塑年轻女性青春靓丽、极富魅力的躯体，令文中男性意乱神迷。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注目于他们栖居的现代化大都市，描写舞厅、夜总会、跑马场、百货公司等场所中身着艳装、性感妖娆的女性，用消费文化的眼光打量这些女性：她们消费着现代都市高档的奢侈品，同时又把自己作为有钱男人的消费品，通过被男人消费获得维持自身生存的条件，时尚、艳丽、性感的服饰成为她们的身体广告，旨在以耀眼的、性感的身体去吸引男性的眼球，最终实现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目标。老舍用服饰为北京市民画像，钱钟书用新的儒林衣冠映现知识分子灵魂的堕落，张爱玲则在锦衣华服之下编织自己和笔下人物的情思、命运。赵树理、孙犁等深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作家的小说创作，旨在创造“新的社会生活”下的“新人物”，因此他们笔下的正面人物往往是主流意识形态所确立的新社会里的“新人”和“榜样”，代表的是特定的阶级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人们努力的重要方向，服饰话语作为人物最直观的形象，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诉求和审美规范。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因为它所形成的文学

范式和思维惯性，对当时和建国后中国小说人物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服饰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关于中国现代小说与服饰关系这一课题，目前学术界尚无专门研究成果。近几年，国内外一些进行身体研究和服饰研究的著述，虽然局部涉及小说中的服饰，但主要是作为某一具体史实和文化现象的例证，点到为止，未能达到深入系统的研究。翻译的国外重要著作有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教授的《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①，主要以心理分析的眼光解读卢梭、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作家和马奈、高更等画家的作品，以散文笔法阐述作为欲望对象的身体与现代叙述、视觉表现乃至语言本身的激发、建筑和遮蔽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此外还有美国学者卢里（Alison Lurie）的《解读服装》^②和英国学者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的《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③，均立足于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探讨服饰的功能和价值，只不过偶尔援引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服饰为例证，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但为我们研究文学中的服饰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国内关于服饰的研究成果，堪称经典的除了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④、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⑤外，近几年华梅对服饰文化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如前所述，这些成果尽管也涉及个别文学作品中的服饰描写，但研究的目标和角度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研究少有关涉。在已公开出版的研究成果中，专门研究服饰与中国现代小说关系的论著极为罕见，

^① （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② （美）卢里：《解读服装》，李长青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

^③ （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郜元宝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⑤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在笔者查阅到的资料中，仅有顾瑛的《论张爱玲服饰审美的文化内涵》^①、平原的《张爱玲的服饰话语》^②、孙疏影的《文学描写与服饰文化》^③、付静的《华丽苍凉，参差对照——张爱玲的奇装炫人及作品中的衣饰》^④等少数单篇论文，其中平原和付静的文章结合张爱玲人生经历探讨其小说服饰话语的形成和审美特征，这两篇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结论皆有一定价值，但由于研究范围的局限，未能对现代小说与服饰的关系做更为全面、系统地梳理，结论或观点也尚有值得商榷之处。总体上看，迄今为止，服饰与中国现代小说这一领域尚未引起国内学者应有的关注，专门讨论现代小说与服饰的著作和单篇论文数量太少，研究水平不高，研究范围狭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待进一步拓展。

作为研究服饰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的专著，本书尝试运用符号学、互文性、叙事学、现代性理论、服饰文化学等理论方法，结合中国现代思想史、现代服饰史、现代小说史等已有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到实践，历时和共时不同层面，通过大量的文本分析，研究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服饰话语及其呈现形态，探析服饰作为符号在不同作家和不同时期的小说文本中的表意功能和意识形态特征。为此，本书第一章讨论小说和服饰的互文本关系，从理论上探讨服饰作为一种社会符号的表意功能，并进一步辨析中国现代小说与服饰的互文性关系。第二章主要研究服饰话语在小说文本中的多种呈现形式。从整体结构上看，第一、二章属基本理论构架，主要借用符号学和互文性等相关理论，回答服饰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可能性和价值。第三章至第五章，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具有经典性的作家作品为范本，通过大量文本

① 顾瑛：《论张爱玲服饰审美的文化内涵》，载《川东学刊》1996年4期。

② 平原：《张爱玲的服饰话语》，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6期。

③ 孙疏影：《文学描写与服饰文化》，载《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6期。

④ 付静：《华丽苍凉，参差对照——张爱玲的奇装炫人及作品中的衣饰》，载《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1期。

解读，考察现代小说对现代都市、乡村和红色根据地三个特殊时空环境中服饰形象的不同把握和艺术呈现，展示不同作家在其作品中创构的服饰世界和各自历史语境中的服饰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服饰与中国现代小说作为社会规训工具的潜在属性。结论部分总结全文，重申中国现代文学与服饰的互文性关系，并提出了本论述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的问题和领域，期待小说服饰表现理论研究的深化。

坦言之，本书无意于为中国现代小说创建一个庞大的、周密的服饰诗学体系，只是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小说中服饰话语的梳理，考察中国现代小说这一特殊文体中服饰符号的基本形态、功能、特点及其变异，揭示文学与服饰文化的意识形态，希望在小说变化多端、丰富复杂的服饰话语中找出一些具有共性或普遍性的特点。至于本书能否真正在现代小说中寻出服饰话语普遍性的特点，能否真正为中国现代小说乃至整个现代文学提供一个新的阐释维度，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代小说在文化和审美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只能讲，无论成败，本书的努力都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如前所述，由于本书研究的问题多年来少有人关注，几乎没有可资借鉴的成果和资料，因此在问题研究和具体章节的撰写中难免遇到理论和资料准备不足等诸多困难，对问题研究的广度、深度尚需进一步拓展，甚至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偏颇和错误，但能引起学界前辈和同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作者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也便心满意足了。

1 互文本：小说与服饰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和文学门类，小说是人关注自身生存的产物，是人对自我生存及感受的象征，它在现实的表象世界之上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升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小说彰显了人生具体而普遍的真实意义，引导人们以更广的眼界、更诚恳而又敏锐的心态，去认识古今人世变迁的面貌，去品味历史创造的意义与价值，去发掘生命存在的诸般感受。

服饰同小说一样，是人的创造物，是人关注自身生存的产物，表征着人与自己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人际环境之间相互激荡、投射等诸多生存样态及其流变。从功能上看，服饰以其具体、实存的物质形态在完成遮羞蔽体任务的同时，更多地表征和承载了人类的精神欲求，传达着人类与其生存世界丰富、复杂的关系和独特的生存体验。服饰与人的身体紧密相连，往往被视为身体的延伸，即它既是身体的饰物又是身体的一部分，并在很多时候取得了与身体等同的地位，成为身体的喻体。因此，它对人类生存的表征功能是无可替代的。

在表征人类生存处境和生存感受这一点上，小说和服饰具有共同点和契合点。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关于服饰的话语，这些文学作品关注和审视服饰，探寻它所表征的人类生活的内容与形式，同时也运用服饰这一象征符号，构建和传达作者关于人生的感受、理解、理想和意义世界。小说和服饰就这样链接起来了，它们之间的互文本关系也因此得以确立。

1.1 作为符号的服饰

人们初次的沟通都是通过服饰传达信息。人们在各种场合还

未进行交谈之前，通过观察穿衣打扮，就已经可以判断交谈者的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甚至职业、出身、个性、思想、见解、品味、兴趣，还有最近的心情，当然，这种判断未必能做到完全的准确无误。也许人们无法将观察到的结果转换成文字，但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牢记在心；而他人也会用同样的方法评价周边的人们。因此从人们见面和交谈的那一刻起，已经用一种比语言更古老和更具有世界性的语言在彼此沟通，那就是服饰。

事实上，人们早已将服饰是当作一种语言了。巴尔扎克在《夏娃的女儿》(*Daughter of Eve*, 1839)一书中认为，对女性而言，装扮是“一种内心思想的持续表现，一种语言，一种象征”。当然，男性装扮的功能和属性也莫不如此。如今，符号学已成为流行的理论，一些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时装也是一种符号化语言，一种非言词系统的沟通。例如，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服装的弊病》(*The Diseases of Costume*)一文中谈到，戏剧服装就像一种写作，其基本元素是符号。^①

1.1.1 何谓服饰

什么是服饰？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对“服饰”的解释是：“服：①纺织供人使用的东西，一般指衣服。《诗·曹风·候人》：‘彼其之子，不称其服。’②穿着，佩戴。《诗·葛覃序》：‘服浣濯之衣。’”“饰：增加人物形貌的华美。如修饰、装饰。司马相如《上林赋》：‘靓装刻饰’。亦指装饰品。”“服饰：衣服和装饰。《汉书·王莽传中》：‘武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鵩鸟之毛，服饰甚伟。’”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服饰”词条的解释为：“服：衣服，衣裳。”“饰，①装饰，修饰；②装饰品。”“服饰：衣着和装饰。”可见，服饰概念应该包括人的所有衣着和装饰品。

^① 转引自(美)卢里《解读服装》，李长青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第1页。

美国服饰研究专家卢里（Alison Lurie）在其专著《解读服装》中也指出：“服装的词汇不光指各种衣服而已，连发型、装饰品、珠宝、化妆品和身体饰物都在内。”^① 这就把服饰概念的外延说得很明确了。

因此，服饰应指用以装饰人身体的服装和全部的装饰品。除衣服外，还包括帽、鞋、袜、围巾、领带、腰带以及发簪、项链、耳环、胸针、手镯、戒指、手帕、手套、拎包、眼镜、手杖、扇子等各类饰品，衣服上的装饰图案、花纹以及化妆品、发型等也包括在内，服饰是衣服和饰物、装饰品的统一体。

从空间位置上看，服饰介于人与环境之间，可看作是人的一部分，是人体的又一层“皮肤”，即通常所谓的“第二皮肤”。服饰被认为最贴近人的环境，它在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的同时，也影响着人的心理及行为。因此，服饰为人们提供了最直接的形象，也提供了解析个人心理状况的线索。

从社会功能上看，服饰又是人对自身外在美的一种设计，是流动着的“软”雕塑，是人的气质、个性、风格的亮相，是人生舞台的道具。在各种社交场合中，外观是举足轻重的，其中服饰可以体现出90%的外观。因此，穿着打扮不仅美化个人的仪表，反映着个人的素质、修养、情趣、品味乃至尊严、人格，而且反映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面貌，反映着全民族的整体素质。几乎从服饰出现的那天起，人们就将其社会身份、生活习俗、审美情趣以及种种文化观念融入服饰中，服饰的面貌是社会历史风貌最直观、最真实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服饰的历史也是一部生动的文明发展史。中国人通常把日常生活概括为“衣食住行”，而衣居首位，比吃饭还重要，可见它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这个历史悠久的衣冠大国，不仅有丰富的考古资料记录其服饰发展的历史，而且在古代神话、史书、诗

^① （美）卢里：《解读服装》，李长青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第3页。